

# 四十年前的春节

□龙一

1971年1月27日星期三,农历正月初一,我10岁。

**腊月二十三** 今年天暖,年货容易腐坏,邻居们悄声祈求,老天爷可怜穷人,下场雪吧。上午妈妈请了半天假,带着哥哥和我在粮店里冲锋陷阵,抢回来一捧葵花子,一捧花生,几斤只有春节才供应、专门包饺子用的“富强粉”。下午我看了场电影,学校组织的,开场的新闻片,先是“美国人登上月球”,后是“中国人民空军在南海击落美国高空侦察机”,看来美国人确是“纸老虎”。爸爸回家很晚了,他虽然在副食店工作,但过年的猪肉还没买回来,给灶王爷糊嘴的封建迷信“糖瓜”也没有,只带回来一小包“点心渣”,花了二两粗粮票,一毛八分钱。我不记得自己曾吃过正经“炖肉”,好像也没吃过整块的点心,盼着今年能吃上。

**腊月二十四** 早上打了一架。打架的缘由很简单,我将窝头眼儿朝上举着往外走,被隔壁的二蛋子撞了一下,窝头跌在地上,沾了不少泥土。窝头沾上泥土原本不怕,将泥土搓掉照旧能吃。只是,我那窝头眼儿里装了满满两勺“点心渣”,洒在地上再也吃不成了。二蛋子这算是“罪大恶极”,尽管我明知打不过,但不打一架便是不孝。这场战斗引来了我哥哥和二蛋子的哥哥,还有他们各自的朋友,一群十四五岁的男孩子,在胡同里打成“人粥”。各家女人冲出来,大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但他们充耳不闻,我和二蛋子此刻已经忘了他们,捧着那脏窝头,一起去街口的早点铺看大人喝馄饨。二蛋子有二分钱,买了碗馄饨汤,棒子骨熬成,白白的,漂着香油花和韭菜粒,香气扑鼻。我把窝头掰一半给他,然后一人一口,公平地把馄饨汤喝了。今天妈妈回来得很晚,爸爸在意大利菜市场里管点事,每逢年节,照例是要到夜里才能回家。妈妈给哥哥买回来一双新球鞋,今年过年全家只添了这一件东西,哥哥那双破了四个洞的旧球鞋自然给了我。夜里爸爸叫我们起来,从套袖中摸出一只湛青碧绿的沙窝萝卜,用刀打成条,给我们吃。萝卜又凉又甜,我吃下之后睡意全无,在床上翻了一阵眼,又拿了几个大顶,这才躺下。爸爸今天还是没买肉回来!

**腊月二十五** 今天买白菜。哥哥天不亮就去副食店排队,妈妈带着我稍晚一点才去。妈妈将副食本和钱交给哥哥,又叮嘱我帮着往家里抱白菜,这才去上班。哥哥排在前十号,身后有二百多人。二蛋子和他哥哥刚来,拉着一辆轴承作轮子的小车,排在二百人后边。哥哥让我过去将二蛋子家的副食本和钱交给哥哥,又叮嘱我帮着往家里抱白菜,棵棵结实有菜心,堆在二蛋子家的小车上往回走。排在20号之后的人,买到的白菜都瘪瘪的像只破鞋。下午,我拿着煤炉和煤钩跑到墙子河外,在水坑边的冻土里挖出12只冬眠的癞蛤蟆,拴成一串送给缝鞋的聋师傅养的那只大肥猫,充作修鞋钱。聋师傅看了看蛤蟆,又看了看我哥哥的那双又脏又破的球鞋,说二十八来,我又低头与成堆的旧鞋战斗。我今天来修鞋是有用意的,凡事赶早不赶晚,

家在粤东韩江边,客家地区一山村,名叫葵江口村。20多户人家,100多口人。没有富家,也没有流离失所者,堪称殷实人家者仅有几户,其余大多为贫苦农民,耕种一两亩贫瘠土地,惨淡经营,艰难度日。

而除夕这一天,谁家都要展示自己的劳动所获——自家养的鸡、自家或几家合养的猪。下午4点,每家每户都宰鸡煮肉,装一大盘送到祠堂做供品,供奉祖宗的在天之灵。在祖宗祭位之前的三张八仙桌上,每家供奉的是同样的祭品,名叫“三牲”——一只鸡、一块肉、一条鱼,外加一壶酒、两三个碗子糕。为了不让别人看衰,再穷的人家都要把肥最大块的鸡送来,因而从供品中看不出贫富之别,它显示的只是同样的虔诚。三炷香过后,大家向祖宗叩头行拜,便完成了祭奠之礼。

我们村共有3个姓氏——郑、黄、张,都是客家人后裔,远祖在河南荥阳,后迁徙至福建,再转到广东潮州,最终落户在梅州大埔县。居住地的改变,没改传统的习俗,守岁之前先祭祖,是客家人的一种文化传承。

这天晚饭后,我们就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守岁”。带着酒足饭饱的喜悦,人们纷纷来到祠堂前的草坪上。草坪中间放着两张八仙桌,人们站立于四周。一盏汽灯照亮全场,锣鼓一响,舞狮活动开始,几个年轻人,各自拿起自制的行头——狮头、狮尾和大面(状如和尚头),狮头威武,狮尾跟随,大面逗趣。最见功夫的是跳越两张八仙桌,舞狮头的阿台,口咬狮嘴上的横杆,略退几步,然后飞越桌面,如同跳鞍马,轻身而过,他平稳落地,场上掌声爆起。大面则做鬼相,跳得过则跳,跳不过就要赖——以爬代跳,搞鬼动作,引发围观者的阵阵欢

声。聋师傅年前活儿多,如果我把鞋洗净晾干再来,怕是过了年也穿不上。爸爸今天“走后门”,用家里的全部肉票买回来一块肥油,亮晶晶的好看。于是我知道,“炖肉”怕是得等明年了。

**腊月二十六** 天还是没下雪,所有已经买了肉的邻居都快急疯了,无奈之下,只好用盐把肉腌起来。常言道,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离每月25日“借粮”还有三天,家里只剩下一碗棒子面。妈妈早上把白菜帮子剁碎,拌上半碗棒子面,蒸成一锅菜饼子,每人一块,爸爸两块,包括午饭。

**腊月二十七** 对门马爷爷给送来小半袋棒子面救急。同学来找我我去百货大楼看热闹,我没去。二蛋子约我去铁路货场偷洋葱,我犹豫了一下,也没去。我去聋师傅那里帮忙扫地,喂猫。聋师傅给了我一只蛤蟆腿吃,咸。回家时,有个男人走在我前边,菜篮子里的韭菜一根一根往下掉,我悄悄跟在后面,一根一根地捡,不想被他发现,抬手要打。我紧攥着六七根韭菜跑回家,塞在白菜叶里,免得冻伤。

**腊月二十八** 聋师傅的两眼熬得红红的,好像小兔,我的鞋还没补好。他说明天。我说今天晚上。看公共电话的老太太来喊,叫我家接电话。我心里七上八下,怕是农村的亲戚要来我家过年,提前打电话通知我爸妈准备他们要带回去的东西。电话那头是爸爸,让我赶快到他单位去一趟。我没有接接听电话的5分钱,也没有坐公交车的5分钱,只好对老太太说,回头我送您几块劈柴顶账,便一路跑到旧意大利菜市场。我不知道爸爸用了什么办法,居然弄到6根猪尾巴。他用报纸将猪尾巴包好,塞在我的裤腰里说,别让人看见,别让人抢了,也别去了,慢慢往家走。从聋师傅的修鞋铺门前路过,见我我的球鞋仍然大睁着四只破洞混在一堆旧鞋里,我把猪尾巴从裤腰里掏出来,撕掉报纸,拎在手中,故意晃来晃去引逗他的大肥猫。等到聋师傅的目光光落在猪尾巴上,我这才离去。有“炖肉”吃啦,哥哥大叫一声,跑了出去。我知道他去干什么,我也得为“炖肉”干点什么。我钻到1寸半宽,半寸厚,这是我的宝贝,用它“得彩”,曾经赢过整筐的劈柴,但因贪心太重,赢得太多,对方家长找上门来,这才被妈妈将这宝贝没收。傍晚,我抱着一捆劈柴回家,挑了两块大的送给传呼电话的老太太。哥哥也回来了,头被打破,血蒙在眼上,手里提着半口袋晶亮的大同无烟煤块,边洗脸边说,炖肉用硬火。晚上,聋师傅将猪尾巴补好,四块皮补得针脚细密。我没舍得给他炖猪肉,聋师傅很失望,但也没说什么,只有大肥猫瞪了我一眼。我用肥皂头儿把鞋洗刷干净,放在火炉边一尺左右,太近怕把橡胶烤化了。晚上爸爸让人带话来,说是抓革命促生产,不回来了。

**腊月二十九** 今天“借粮”。哥哥找来两根麻绳,把脚上的旧鞋捆结实,粮本和钱藏在衬裤的小口袋里,三个粮食口袋装成卷儿塞在腰里,对我说,你站在外边等着,不许往粮店里挤。每月“借

粮”这天,挤粮店的都是有男孩子的人家,往往是父子兄弟齐上阵,场面之激烈好似攻城夺寨。中午的时候,我背着10斤黑面,哥哥背着40斤棒子面和5斤灿米,凯旋而归。我的“新鞋”还没烤干,我家只到做饭时才点火,平时不取暖。爸爸晚上还是没回来,肉也没炖成。

**腊月三十** 下雪了,我的“新鞋”夜里冻住了。妈妈上半天班,午后回来,炒花生瓜子,用昨夜发好的黑面蒸馒头,剩白菜,炼猪油。剩馅剩下的白菜疙瘩切片腌起来,明天早上喝粥时点上醋,爽口。猪油炼好了,油渣金黄,撒上一小细盐,夹在馒头里吃,给个校长也不换。爸爸的一个朋友来了,没进门,留下小半个猪头,带着一只耳朵半个嘴,没有舌头。傍晚爸爸还没回来,妈妈包饺子,油渣白菜,外加那六七根韭菜的馅儿,富强的皮儿,白亮亮的像一队队小猪。妈妈煮了20个给对门送去,马爷爷孤身一人,儿女不在身边。做了半天的饭,炉火很旺,我的“新鞋”终于烤干了。爸爸天黑之后才回来,头上身上全是雪,鞋已经湿透了。他从左边衣袋里掏出两个小纸包,一包里边有两片桂皮,几朵大料,一把白糖;另一包里边有拳头大小的一块冻蛋黄。他从右边衣袋里掏出来的是两包一百头的浏阳花炮,我和哥哥一人一百头。花炮的价钱我可以倒背如流,一百头的每包一毛三,两包两毛五。炖肉是一家之主的事,妈妈早已将猪头和猪尾巴洗干净,爸爸拎着猪头到院子里,用烧红的铁通条烫猪鼻孔和猪耳朵眼儿,然后将猪耳朵和猪嘴割下来藏到屋角的雪堆里,扣上筐再耳上砖头,说留着初五“剁小人”用。然后爸爸先将切块的猪肉和猪尾巴紧去血水,再给肉炒糖色,一时间厨房里焦糖香味四溢。吃年夜饭了,整盆的饺子,一个个胖嘟嘟的,腊八蒜颜色翠绿,味道丝丝的甜,炉火上炖的肉已经开锅。我剥着花生瓜子,守岁到夜里12点,伴着收音机里传来人造卫星播送的《东方红》,我终于吃上了炖肉。尽管不是五花三层的肋条,也不是有肥有瘦的臀尖,但这毕竟也是炖肉,香得糊嘴。

**正月初一** 全天吃素,取一年无事,素素净净的意思。我穿着“新鞋”四处拜年,每走一家能得一块水果糖或小吃瓜子。

**正月初二** 木耳、黄花菜打卤捞面,一年只能吃两回,另一回是伟大领袖的生日。

**正月初三** 炙炉烙的白菜小虾皮馅包子,白面皮上点点金黄。

**正月初四** 烙饼炒鸡蛋,妈妈将那块冻蛋黄化开,放上盐和葱末,炒出一片灿烂;烙饼是“金裹银”,里边是棒子面,外边裹上薄薄的一层白面,又香又脆,卷上炒鸡蛋吃,然后,大人们都去上班,晚上爸爸又“抓革命促生产”,没有回家。

**正月初五** 过年的最后一天,照例是“剁小人”包饺子。单位同事带信来说,爸爸被派去青泊洼工作,三五个月回不来。“剁小人”是妈妈剁的,我和哥哥也帮着剁,饺子是面酱炒猪嘴,猪耳朵拌白菜馅,黑面皮儿。吃饺子时妈妈说,人要知道“惜福”,连吃了6天好东西,明天得改粗粮了。

**注释:**1.走后门:以权谋私;2.屯屯:绝缘的合成木料,质地光滑沉重;3.得彩:(pèi cǎi)用木柴将对方的木柴整体击过双方约定的横线,己方留在内为赢;4.借粮:当时粮食有定量,居民每月25日可以提前购买下个月的粮食定量;5.剁小人:民间风俗,正月初五用刀剁肉馅,一年不犯小人口舌。

到祠堂前看热闹去了,而家庭主妇则要把碗筷洗刷完毕,然后再把全家人脱下的脏衣服,全部拿到江边洗干净。她们不让脏衣服存放在年初一,认为那就等于把脏气带到了第二年!她们要把脏衣服上的脏尘脏土,连同这一年的晦气,都随江水漂流到远处。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去年以89岁高龄仙逝的我的继母,她每年除夕夜,总是在洗完全家衣服之后,才赶到祠堂前,此时娱乐大都已精彩过半。吃苦在前,享乐在后,是她坚守的作风。她认为这是她的本分。她不识字,但并非没文化,她心中继承了先辈的文化,每年吃苦到岁末,仍要以自己的辛苦,换取全家人的轻松和愉快。

家乡人守岁这一天,不论家境如何,都满怀着对未来的憧憬。而憧憬总是带着美好,即便是穷苦人,憧憬中也未丧失信心。大家的表情都是高高高兴兴,没有愁眉苦脸者。村里人穷了整整一年,也盼望岁末这天过后,会迎来新气象和新生活。穷百姓不丧失信心,我们民族也是充满希望向未来。

时届守岁日,怀念又在心中萌生。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家乡。我想起当年在家乡舞狮头的阿台,他今年83岁了。前年我回家乡看到他,他还主动问起:“还记得舞狮的事吗?”记得,当然记得。“我忽然想起他咬着狮嘴横杆跳桌的事,你的牙齿还好吗?”他也想起来了,“关系不大。你看。”他一边张嘴一边大笑。他当年自制狮头,又亲自起舞,尽展金狮雄风,村中老者皆在记忆中。50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交谈往昔。他如今虽然还健在,但舞狮已成往事,他自制的狮头也不知所终。此刻,于无限的感慨中,我最想跟他说的一句话就是:你舞的狮头歇了,但我们东方睡狮却醒了!



高莽绘画贺卡

每年中国邮政贺卡兑奖的日子,我们总是把收到的这种贺卡挑出来,按公布号码一核,别错过朋友们带来的“惊喜”。记得只中过一次,还是由寄卡人己故女作家蒯子大姐代劳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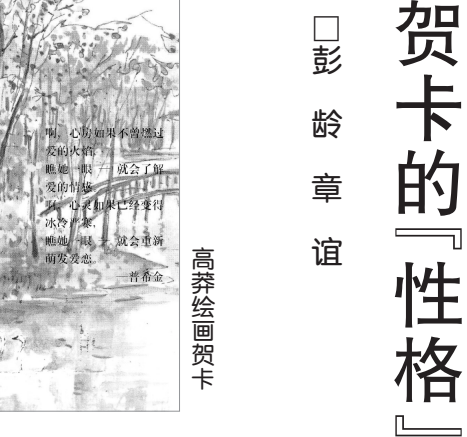
那是1994年1月,蒯子自上海寄给我们一张可以兑奖的明信片,她在上面写道:“……为了满足你们对祖国的怀念,今年我仍在春节以前奉上这张中国风味的贺年卡,希望你们及时收到。”那时我们已经从驻伊拉克使馆调往驻埃及使馆工作,在伊拉克时,由于“海湾战争”中断了邮路,我们与国内来往信件一律通过外交部信使队转。这是外交部为照顾我们这些处于战争环境的外交人员与国内亲朋互通信息,做出的特殊安排,往其他国家寄信,只能通过国际邮政,不能享受这种“优惠”。蒯子大姐可能一时疏忽,忘记了。我们只收到她同年3月16日寄给我们的信,信上说:“我在春节前把一张贺卡寄北京,哪知信使队退了回来,我一直候着开奖,如中了,再寄信到埃及去。贺卡、信、邮票一并奉上。现在果真如此……”原来贺卡被信使队退回以后,已经过了春节,她便将它留下,看能不能兑奖。这次获得的“奖品”,便是她信中说的“邮票”——两张“四方联”。一张是小狗玩闹,另一张是民间剪纸图案中间镶着一个“狗”字。因为1994年适逢狗年。远在开罗的我们,绝不会想到蒯子大姐由于记挂着我们这两个晚辈——她信中亲切称呼的“二弟”,竟不顾自己年高、体弱,又乏人照料,如她信中所说:“因血检后遗症,使我难以步行”,那一周还在附近医院高压氧仓吸氧”的情况下,在兑奖号码公布后的第二天,就急匆匆亲自操办这根本不值她费心的琐细的小事!当这封载着老大姐蒯子深情厚谊的贺卡千山万水飞到我们手中时,那份兴奋、愉悦与感动,是难以言喻的。这封信以及贺卡与邮票,我们一直珍藏着。蒯子大姐已离我们远去,她的坦诚,她的真挚,她的深情,愈发珍贵……

尽管这种可以兑奖的贺卡,或市场上卖的其他各式各样的贺卡,制作得一年比一年精美,但也有它们的不足之处——缺少个性,所以也并不为所有人青睐。譬如集翻译家、作家、画家于一身的高莽,就常将他自己的画作制成贺卡。我们今年收到的就是他为纪念俄国诗人普希金诞辰200周年画的组画中的一幅,画面上是普希金与妻子娜塔丽娅在秋日池塘边的白桦林中漫步,一旁印着普希金的一句诗:“啊,心房如果不曾燃过爱的火焰/瞧她一眼——就会了解她的情感/啊,心灵如果已变得冰冷严寒/瞧她一眼——就会重新萌发爱恋”。而画家艾文,常将自己的画作拍成照片,贴在自制的贺卡上,旁边用清秀的毛笔字题写的祝词,则是他夫人、同样是画家的吴燕生的手迹,叫人爱不释手。

他们是艺术家,自制富有个性的贺卡,自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我们欣喜地发现,并非艺术家的朋友,也越来越多地寄来极富个性的贺卡。譬如作家袁鹰,今年就在贺卡中附上一张他与夫人同在江南某地拍的合影,上方印着贺词和一首诗:“花开花谢又新春,白发频添意自存。但得夕阳无限好,何须惆怅近黄昏。”下面有一行小注:“后二句系朱自清先生诗,录以共勉。”贺卡下方的署名是“田钟洛 吴芸红”。熟知袁鹰大名的读者,可能许多人并不知道,他的本名叫田钟洛,而在他工作了二十年的人民日报社,他的同事们无论长幼,都亲切地称呼他“老田”……

鲁迅研究专家王世家先生自制的贺卡上,贴着一张鲁迅先生《朝花夕拾》的古色古香的藏书票的彩照,正合老王先生的身份,也令人感慨时光的荏苒。除贺卡正面的祝词外,王先生在背面题写的“良莠共生 泥沙俱下,不知何处拾朝花。”联想到当今社会喧嚣、虚浮的种种弊端,颇令人感慨。

老诗人冯至先生的女儿冯姚平等和她爱人龚炳铮先生的贺卡,也是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一丛我们尚不知晓的一种叫做“鼠曲草”的小草花,旁边印着冯至先生《十四行集》中的《鼠曲草》一诗:“我常常想到人的一生/便不由得要向你祈祷/你一株白茸茸的小草/不曾辜负



贺卡的「性格」



张西南、江宛柳夫妇的贺卡

了一个名称//但你躲避着一切名称/过一个渺小的生活//不辜负高贵和洁白/默默地成就你的死生//一切形容,一切的喧嚣/到你身边,有的就凋落/有的化成了你的静默//这是你伟大的骄傲/却在你的否定里完成/我向你祈祷,为了人生”。下面有两行注:“鼠曲草是一种生长在高山地区的小草,在欧洲几种语言里都称为Edelweiss,可译为贵白草。”冯姚平等在另纸附信中写道:“去年秋天我回到昆明,重访了抗战时期住过的杨家人。当时住过的茅屋早已不存,林场树木却非常茂盛。我有幸见到曾给予我父亲很大启发的油加利树、鼠曲草和上山的小路。当时给我的感觉好像70年来它一直在那里等着我。我把它们拍下来,配上父亲的诗,做成贺卡送给你,但愿你能喜欢。”我们岂只喜欢,捧着这贺卡简直爱不释手。前几年我们去昆明,特意瞻仰了闻一多先生故居与殉难处,并去云南师院参观了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旧址和“12·1”运动四烈士墓及墓旁立的冯至先生当年题写的《招魂》诗碑。我们想,倘再去昆明,一定去杨家人,看看那里的林场、油加利树、鼠曲草和上山的小路……

我们收到的最有趣、最有个性的贺卡,恐怕要数评论家、二炮政治部副主任张西南和军旅作家、解放军报高级记者江宛柳这对“双军人”夫妇的贺卡了。贺卡上是一对身着迷彩服、并肩站在一起的小玩偶,旁边印着两行字:“这是宛柳设计制作的家中双军人迷彩玩偶,你看像吗?哈哈哈哈哈……”耳边又立即回荡宛柳清朗的笑声。想不到汶川地震期间,这位身着迷彩服、带着采访本、相机、笔记本电脑,奋不顾身地穿行灾区,及时向报社发回并迅即传遍全国和感动了千千万万读者的《穿越抢救生命之路》《北川最大金库保卫战》《英雄唐家人》等报道的“不让须眉的巾帼英雄,还有这样一颗童心与巧手,细看两个玩偶配戴的肩章:一位少将,一位大校,活脱脱就是西南、宛柳这对“双军人”!

还有精通书法的朋友,在这充盈着浓浓年味的喜庆日子里,兴之所至,干脆研墨握管,用书法替代了贺卡。我们就珍存着陈世旭自南昌寄来的墨宝,今年又收到散文家柳萌先生的条幅:“笔墨岁影 红纸月痕”。作家舒乙先生在一张撒满金粉的通红的方桌上,题写了一个大大的“福”字,一旁题着“辛卯大吉”。除感念与欣喜之外,更带给我们融融暖意。

而部门、单位印制的贺卡,最让人喜爱和最具收藏价值的,该属中国作协的贺卡了。尽管它的大小、格局年年相似,却又岁岁不同,因为它们全出自画家、散文家韩美林先生之手。这恐怕是作协独具的“优势”。今年作协的贺卡,绘的是两只活泼可爱的小兔子。它们将在许许多多作家桌案旁的书柜里默默守候,陪伴着作家们思考、阅读、写作。直到一年后,韩美林新绘的祥龙在喜迎龙年的鞭炮、锣鼓声中赶来接班。

春节迈着轻快的步伐走来,离我们一天天近了。就像孩童时盼着大人们送的陀螺、风车、万花筒等等作为年礼的玩具一样,我们想,或许还会有一些朋友,除了带给我们友爱、祝福之外,还会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欣喜呢。

# 守岁

□郑荣来

乐。随着“的的笃笃”的鼓点和“锵锵锵锵”的锣声,舞狮活动把气氛带进另一种竞赛——赛锣鼓。

赛锣鼓是我们村坚持了多年的娱乐活动。这比赛我们又叫“斗锣鼓”。打一阵锣鼓,相当于演奏一支曲子,大约15分钟,然后放一串鞭炮,双方都如此,锣鼓鞭炮,鞭炮锣鼓,如此你来我回,斗到深夜,直到小商店里的鞭炮都被买光。有一两次还跑到三里外的邻村去购买,此种“斗”法,除了娱乐的本意之外,多少还有一点“斗钱”的味道,谁先把凑的钱花光,买不了鞭炮,谁先停锣鼓,谁便是输家。我们村黄姓人家不多,因而我们郑姓常为胜者。代代沿袭这种习俗,年年相传,便成为独具文化意味的守岁活动。它所营造的欢乐热闹的气氛,让全村人都今夜无眠,留下久久难忘的印象。这种竞赛,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因种种原因而停止,守岁活动也因此寂灭了许久。

家乡的守岁活动,还有两则总让我牵挂怀。一是洁净守岁之俗。年三十这一天,每人都必须洗澡,必须把脏衣服换掉,小孩有新衣则穿新衣,大人无新衣也要换上干净之股,要干干净净迎接新年。此俗不知始于何时,但我从懂事时起,直到我离开家乡,村里人都坚守着这一习惯。二是家庭主妇不辞辛苦的品格。吃过年夜饭,全家人都

我的老家宣威出火腿。“宣威火腿”雅称“云腿”,据说是华夏“三大名腿”之一。乡人颇感自豪的是,早在1923年,宣威火腿就在广州的一个名特产品赛会上夺得奖章,孙中山先生挥笔写下“饮和食德”四字题词。宣威火腿于名声大震,香溢四海。

宣威人称为“嘎嘎”。从前宣威苦寒,比一般说的“穷”还雪上加霜,把“肉”奉为神圣之物绝等佳品,喜爱里有许多虔诚,也有了“嘎嘎”这样的呢称。一片油噜噜的咸香的火腿嘎嘎,叫人馋得猫抓火燎!

说来也怪,宣威这块原本很穷的地方,乡民对养猪好像有一种天然的爱好的。每当喂猪的时候,几家人合住的院坝里同时放出一群猪来,黑的,白的,花的,棕红色的,大的,小的,肥的,瘦的……各种各样的猪儿,摇尾巴,扇耳朵,拱过来,窜过去,多热闹,多有趣!这时候,母亲总是拿着猪食勺,守候在食槽旁,听着猪儿吞食、咂嘴的声音。有时轻轻地给猪抓痒,有时用手量着猪的长度,称赞猪肯长;有时亲昵地骂几句,又“儿浓,儿浓”地叫着,哄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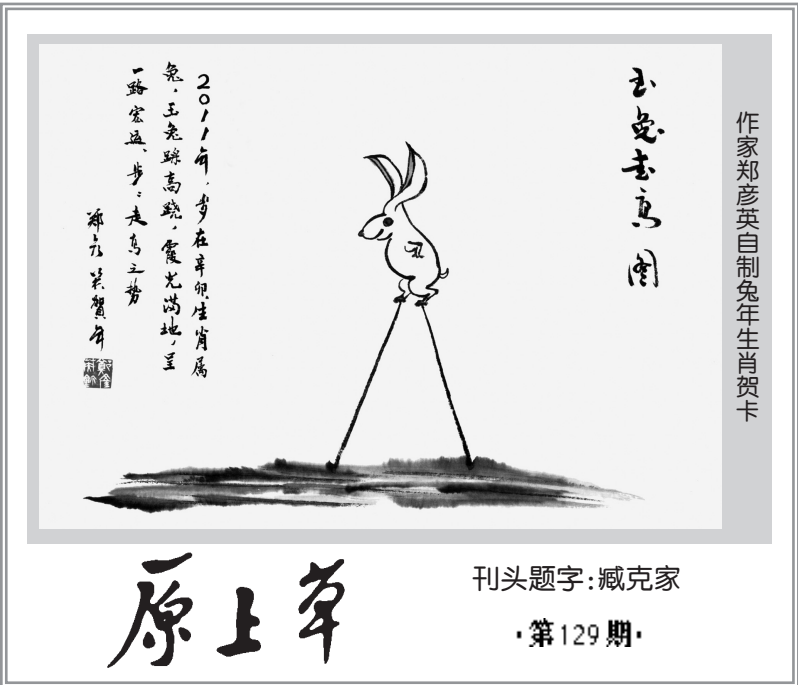
过年杀猪是一件大事。家乡人讳忌一个“杀”字,不叫“杀猪”,叫“洗猪”。在靠近水井的菜园里,挖个锅洞,用土基支口大锅烧热水。锅边铺一张长长的柳条编的“垫笆”——这垫笆平时是垫在牛车上用的。猪杀翻以后,先要拔下一溜猪鬃——以后卖给土杂店——才抬到

# 火腿香

□吴然

恰到好处的热水锅里,烫洗刮毛,打整得白生生的。开膛破肚后,四脚张开,趴在一方桌上。我捂着耳朵放了一串鞭,母亲把三炷香点燃,插在桌前,默念着“阿弥陀佛”,悄悄地回到灶台前,去准备这一天丰盛而又神圣的“年猪饭”了。猪头卸下来以后,置于托盘,由长者恭敬地端着供奉在“天地国亲师位”前,一家老小虔诚跪拜后,算是结束了“洗猪”仪式。

火腿的腌制就研究了。第一要紧的是盐巴。早些年,用的是井盐和川盐。井盐以禄丰龙川江的黑井盐为上品,川盐一般说的就是自贡盐。不论黑井盐还是川盐,那些年都由马帮驮来,形如腰鼓,架在马驮子上,故而又称“驮子盐”,十分金贵。我父亲长年在外谋生,杀年猪,腌火腿都是四叔操办。四叔无疑是腌制火腿的好手。他的经验只有四个字:用盐用力。为给乡邻腌火腿,他的一双手被盐巴浸得白扎扎的,开了裂。他似乎已经忘记了盐



刊头题字:臧克家

·第129期·